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 五

以铜为镜 可正衣冠
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
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014037707

K204.3
51
V5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五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830

1/204.3

51

V5

卷第二百三十九

【清纪一】起阙逢涪滩正月，尽四月，凡四月。

世祖章皇帝一

顺治元年（明崇祯十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寅朔，上诣堂子行礼，御殿受贺，命礼亲王代善勿拜。上顾见诸藩使臣，有拜起参差者，问侍臣曰：“此何国人？”对曰：“新附阿鲁喀尔喀使臣也。”乃置不问，举朝服上之明察有容也。

是日，明京师大风霾，黄雾四塞，凤阳地震。

李自成称王于西安，僭国号曰大顺，建元永昌，改名自晟。追尊其曾祖以下，以夏太祖李继迁为太祖。设天佑殿大学士，以牛金星为之。增置六政府尚书，设弘文馆、文谕院、谏议、直指使、从政、统会、尚契司、验马寺、知政使、书写房等官。以宋企郊为吏政尚书、陆之祺为户政尚书、巩焞为礼政尚书、归安张麟然为兵政尚书。复五等爵，大封功臣，侯刘宗敏以下九人，伯刘体纯以下七十二人，子三十人，男五十五人。定军制。有一马僂行列者斩之，马腾入田苗者斩之。籍步兵四十万、马兵六十万。兵政侍郎杨王休为都肄，出横门，至渭桥，金鼓动地。

甲午，遣甲喇章京瓜尔佳沙尔虎达率师征库尔喀。

己亥，郑亲王济尔哈朗谕部院各官：“凡白事先启睿亲王多尔衮，书名亦先之，坐位班次及行礼仪注，俱照前。”王由是始专政。

李自成令弘文馆学士李化麟等草檄驰谕远近，指斥明主，有云：“君非甚暗，孤立而炀灶恒多；臣行其私，比党而公忠绝少。”又曰：“狱囚累累，士无报礼之心；征敛重重，民有偕亡之痛。”事闻，明主大惊。庚子，召廷臣议。临朝叹曰：“朕非亡国之君，而事事皆亡国之象。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，一朝失之，何面目见于地下！朕愿督师亲决一战，身死沙场无所恨，但死不瞑目耳！”语毕痛哭。大学士陈演、蒋德璟诸辅臣请代，俱不许。时李建泰家富于赀，可藉以佐军，毅然有灭贼志，常与同官言之。顿首曰：“臣家曲沃，愿出私财饷军，不烦官帑，请提师以西。”帝大喜，慰劳再三，曰：“卿若行，朕仿古推毂礼。”加建泰兵部尚书，赐尚方剑，便宜从事。

乙卯，行遣将礼。驸马都尉万炜以特牲告太庙。日将午，帝御正阳门楼，卫士东西列，自午门抵城外，旌旗甲仗甚设。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立，鸿胪赞礼，御史纠仪。建泰前致辞，帝奖劳有加，赐之宴。御席居中，诸臣陪侍，酒七行，帝手金卮亲酌建泰者三，即以赐之，乃出手敕曰“代朕亲征”。宴毕，内臣为披红簪花，用鼓乐导尚方剑而出。建泰顿首谢，且辞行，帝目送之。行数里，所乘肩舆忽折，众以为不祥。炜尚神宗同母妹瑞安长公主。

建泰以宰辅督师，兵食并绌，所携止五百人。甫出都，闻曲沃已破，家资尽没，惊怛而病。日行三十里，士卒多道亡。

丙辰，明进陈演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，以工部尚书范景文、礼部右侍郎邱瑜并兼东阁大学士，预机务。

己未，万寿节，朝鲜来贺。睿亲王告郑亲王济尔哈朗及诸大臣曰：“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，全其妻子，常以私馈遗。先帝时必闻而受之，今辅政，谊无私交，不当受。”因并禁外国馈诸王、贝勒者。

张献忠自荆州趋蜀，明石砭土司、总兵官秦良玉图全蜀形势上之四川巡抚陈士奇，请益兵守十三隘，士奇不能用。复上之巡按御史凤翔刘之勃，之勃许之，而无兵可发，献忠遂长驱过十三隘。是月，犯夔州。良玉驰援，众寡不敌，溃归。献忠遂陷夔州，至万县。

事闻，明主以士奇不任，命川北参政马平龙文光代之。士奇方候代，而阳平将赵光远拥兵二万，护瑞王常浩自汉中来奔，士民避难者又数万，至保宁，蜀人震骇。士奇驰责光远曰：“若退守阳平关，为吾捍卫，不惜二万金犒军。如顿此，需厚饷，吾头可断，饷不可得也。”光远退屯阳平，常浩以三千骑奔重庆。

明户部主事蒋臣请行钞法，言岁造三千万贯，一贯价一两，岁可得银三千万两。侍郎王鰲永赞行之。明主特设内宝钞局，昼夜督造，募商发卖，无一人应者。蒋德璟言：“百姓虽愚，谁肯以一金买一纸。”帝不听。又因局官言，责取桑穰二百万斤于畿辅、山东、河南、浙江。德璟力争，帝留其揭不下，后竟获免。先以军储不足，岁金畿辅、山东、河南富户，给值令买米豆输天津，多至百万，民大扰。德璟因召对面陈其害，帝即令拟谕罢之。

德璟饶有政才，尝进《御览备边册》，凡九边十六镇新旧兵食之数，及屯、盐、民运、漕粮、马价悉志焉。又进《诸边抚赏册》及《御览简明册》。帝深嘉之。诸边土马报户部者，浮兵部过半，耗粮居多，而屯田、盐引、民运，每镇至数十百万，一听之边臣。天津海道输蓟、辽岁米豆三百万，惟仓场督臣及天津抚臣出入，部中皆不稽核。德璟语部臣，合部运津运、各边民运、屯、盐，通为计画，饷额可足，而加派之饷可裁。因复

条十事以责部臣，然卒不能尽厘也。

一日召对，帝语及练兵。德璟曰：“《会典》，高皇帝教练军士，一以弓弩刀枪行赏罚，此练军法。卫所总、小旗补役，以枪胜负为升降。凡武弁比试，必骑射精娴，方准袭替，此练将法。岂至今方设兵？”帝为悚然。又言：“祖制，各边养军止屯、盐、民运三者，原无京运银。自正统时始有数万，迄万历末，亦止三百余万。今则辽饷、练饷并旧饷计二千余万，而兵反少于往时，耗蠹乃如此。”又言：“文皇帝设京卫七十二，计军四十万。畿内八府，军二十八万。又有中部、大宁、山东、河南班军十六万。春秋入京操演，深得居重驭轻势。今皆虚冒。且自来征讨皆用卫所官军，嘉靖末，始募兵，遂置军不用。至加派日增，军民两困。愿宪章二祖，修复旧制。”帝是之，而不果行。

李自成亲率兵渡河破蒲州，转掠河东，河津、稷山、荣河皆陷，他府县多望风送款。二月，辛酉，陷汾州，知州侯君招等死之。

自成使其制将军刘芳亮别率一军自南而进，是日，陷怀庆。

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劾巡抚蔡懋德自平阳返旆，致敌渡河，有诏夺官候勘，以郭景昌代之。而李自成已长驱而至太原矣。

于是懋德誓师于太原，布政使永宁赵建极，监司郑州毛文炳、陵县蔺刚中、掖县毕拱辰，太原知府安丘孙康周，署阳曲县事长史虞城范志泰等官吏军民咸在。懋德哭，众皆哭。罢官命适至，或请出城候代。懋德不可，曰：“吾已办一死矣，景昌即至，吾亦与俱死。”调阳和兵三千协守东门。刚中虑其内应，移之南关之外。遣部将张雄分守新南门，召中军副总兵应时盛入参谋议，懋德等登城。

甲子，敌至城下。懋德遣部将牛勇、朱孔训、王永魁出战，死之。明日，自成具卤簿，督众攻城，阳和兵叛降。又明日，昼晦，懋德草遗表。须臾大风起，拔木扬砂。调张雄守大南门，雄已缒城出降，语其党曰：“城东南角楼，火器火药皆在，我下即焚楼。”夜中火起，风转烈，守者皆散。敌登城，懋德北面再拜，出遗表付友人贾士璋间道达京师，语人曰：“吾学道有年，已勘了死生，今日吾致命时也。”即自刭，麾下持之。时盛请下城巷战，顾懋德曰：“上马。”懋德上马，时盛持矛突杀敌数十人。至炭市口，敌骑充斥，时盛呼曰：“出西门。”懋德遽下马曰：“我当死封疆，诸君自去。”众复拥懋德上马，至水西门。懋德叱曰：“诸君欲陷我不忠耶！”复下马，踞地坐。时盛已出城，杀妻子，还顾不见，复斫门入，语懋德曰：“请与公俱死。”遂偕至三立祠。懋德就缢未绝，时盛释甲加其肩，乃绝。时盛取弓弦自经。建极危坐公堂，敌拥之见自成，不屈，将斩之。下阶呼万岁者再，曰：“臣失守封疆，死有余罪。”自成以为呼己也，曳还。建极瞋目曰：“我呼大明皇帝，宁呼贼耶！”立射杀之。文炳、拱辰

等被执，敌欲降之，不从，杀之。一敌卒适得新刀，拱辰睨之。问：“何睨！”曰：“欲得此斫头耳。”遂取斩之。康周巷战死，志泰不食死。自懋德而下，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，自成皆尸之城上。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，验其尸，以刃断颈而去。

晋王求桂被执，自成遂据王宫。

壬申，明主下诏罪己。

癸酉，刘芳亮陷黎城、临晋、潞安，执沈世子。

乙亥，明议京师城守。

李自成陷沂州，明山西总兵官周遇吉使副将熊通以所部京兵二千防河，自成使陈尚智说降之，尚智讽通还代州说降。遇吉叱之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宁从尔叛逆！且尔统兵二千，不能杀贼，反作说客邪！”立斩之，传首京师。自成怒，率兵围之，遇吉凭城固守，而潜出兵奋击。连数日，杀敌无算。会食尽援绝，退保宁武。

乙酉，明进魏藻德兵部尚书，方岳贡户部尚书，皆文渊阁大学士。

丁丑，刘芳亮陷固关，犯畿南。河间知府方文耀等死之。

己卯，明主遣内臣高起潜、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。

刘芳亮自固关分兵趋真定，明总督畿南、山东、河北军务兼巡抚保定兵部右侍郎济宁徐标守真定，芳亮檄之降，标斩其使。真定知府邱茂华移妻孥出城，标执茂华下之狱。中军谢加福伺标登城画守御策，鼓众杀之，出茂华于狱。壬午，敌至，以城降。

方亮分兵下大名，分巡副使朱庭焕死之。

甲申，刘芳亮陷彰德，执明赵王常泮。常泮，惠王瞻埭七世孙。

丁亥，明主诏天下勤王，命廷臣上战守事宜。

太原之陷，左都御史李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，仿永乐朝故事，以太子慈娘监国南都。居数日未得命，又请定、永二王分封太平、宁国二府，拱护两京。帝得疏意动，绕殿行，且读且叹，将行其言。

时邦华密疏云辅臣知而不敢言。翼日，帝手其疏问阁臣何事。陈演以少詹事项煜请以东宫南迁议对，帝取视默然。蒋德璟从旁力赞，帝不答。独范景文言：“固结人心，坚守待援而已，此外非臣所知。”帝召对群臣，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，刑科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。帝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正也，朕志定矣。”遂罢邦华策不议。

少保兼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陈演为人既庸且刻。自周延儒罢相，帝最倚信演。台省附延儒者，尽趋演门。当是时，国势累卵，中外举知其不支。演无所筹画，顾以贿闻。及李自成陷陕西，逼山西，廷议撤宁远吴三桂兵入守山海关，策应京师。帝意亦然之，演持不可。后帝决计行之，三桂始用海船渡辽民入关，往返者再，而敌已陷山西。演惧不

自安，引疾求罢。戊子，诏许之，赐道里费五十金，彩币四表里，乘传行。

演既谢事，蓟辽总督高邮王永吉上疏力诋其罪，请置之典刑，给事中汪惟效、孙承泽亦极论之。演入辞，谓佐理无状，罪当死。帝怒曰：“汝一死不足蔽辜！”叱之去。演贤多，不能遽行，遂留京师。

李自成踵周遇吉至宁武关，其众大呼“五日不降者屠其城”。遇吉四面发大炮，杀敌万人，火药且尽，外围转急。或请甘言给之，遇吉怒曰：“若辈何怯邪！今能胜，一军皆忠义。即不支，缚我予贼。”于是设伏城内，出弱卒诱敌入城，亟下闸杀数千人。敌用炮攻城，圯复完者再，伤其四骁将。自成惧，欲退。其将曰：“我众百倍于彼，但用十攻一，番进，蔑不胜矣。”自成从之。前队死，后复继，守军力尽。是日，城陷。遇吉巷战，马蹶，徒步跳荡，手格杀数十人。身被矢如蝟，被执，大骂不屈。敌悬之高竿，丛射杀之，复脔其肉。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，巷战杀敌，不可胜计。其舍中儿，先从遇吉出斗，死亡略尽。夫人刘氏素勇健，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，登屋而射，每一矢毙一人，敌不敢逼。纵火焚之，阖家尽死。

自成集众计曰：“宁武虽破，吾将士死伤多。自此达京师，历大同、阳和、宣府、居庸，皆有重兵。倘尽如宁武，吾部下宁有孑遗哉！不如还秦休息，图后举。”刻期将退。会宣大总督王继谟檄大同总兵官榆林姜瓖扼敌河上，而瓖兄榆林总兵让先期降敌，至是来说，瓖乃潜遣使纳款自成，自成大喜。方宴其使者，宣府总兵王承允表亦至，自成益喜，遂决策长驱。

瓖之降敌，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韩城卫景瑗不知也，邀瓖歃血守。瓖出告人曰：“卫巡抚，秦人也，将应贼矣。”代王传燚疑之，不见景瑗，永庆王射杀景瑗仆。会景瑗有足疾，不时出，瓖主兵事。瓖弟瑄，故昌平总兵也，亦劝瓖降敌。瓖虑其下不从，人犒之银，言励守城将士，传燚信之。诸郡王分门守，瓖每门遣卒二百人助守。

三月，己丑朔，李自成抵城下。瓖即射杀永庆王，开门迎敌人。给景瑗计事，景瑗乘马出，始知其变也，自坠马下。敌执之见自成，自成欲官之。景瑗踞地坐，大呼“皇帝”而哭，自成义之，曰：“忠臣也。”不杀。景瑗猝起，以头触阶石，血淋漓。敌引出，顾见瓖，骂曰：“反贼，与我盟而叛，神其赦汝耶！”敌使景瑗母劝之降。景瑗曰：“母年八十余矣，当自为计。儿，国大臣，不可以不死。”母出，景瑗谓人曰：“我不骂贼者，以全母也。”遂自缢于僧寺。自成叹曰：“忠臣！”移其妻子空舍，戒毋犯。分巡副使河州朱家仕，尽驱妻妾子女入井，而已从之，死者十有六人。

代王传燚被执，宗室阖门遇害。

瓌谒自成，自成责之曰：“朝廷以要害镇寄若，若何首降？”命斩之，制将军张天琳谏之乃止。既出，瓌谢天琳，天琳曰：“国家创业，招徕固应如此，何谢为？”

辛卯，李建泰自军中疏请南迁。壬辰，明主召廷臣于平台，示建泰疏，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朕将焉往？”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慈烺抚军南京，不听。

初，给事中光时亨追论练饷之害。太子少保、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蒋德璟拟旨：“向来聚敛小人倡为练饷，致民穷祸结，误国良深。”帝不悦，诘曰：“聚敛小人谁也？”德璟不敢斥杨嗣昌，以故尚书李待问对。帝曰：“朕非聚敛，但欲练兵耳。”德璟曰：“陛下岂肯聚敛。然既有旧饷五百万，新饷九百余万，复增练饷七百三十万，臣部实难辞责。且所练兵马安在？蓟督练四万五千，今止二万五千。保督练三万，今止二千五百；保镇练一万，今止二百；若山、永兵七万八千，蓟、密兵十万，昌平兵四万，宣大、山西及陕西西边各二十余万，一经抽练，原额兵马俱不问，并所抽亦未练，徒增饷七百余万，为民累耳。”帝曰：“今已并三饷为一，何必多言！”德璟曰：“户部虽并为一，州县追比，仍是三饷。”帝震怒，责以朋比。德璟力辩，诸辅臣为申救。户部尚书倪元璐以钞饷乃户部职，自引咎，帝意稍解。明日，德璟具疏引罪。帝虽旋罢练饷，而德璟竟以是日去位。给事中汪惟效、检讨临川傅鼎铨等交章乞留，不听。德璟闻山西陷，未敢行。及知廷臣留己，即辞朝，移寓外城。

癸巳，明主封总兵官吴三桂平西伯、左良玉宁南伯、唐通定西伯、黄得功靖南伯。甲午，征诸镇兵入援京师。又畀良玉子梦庚平贼将军印，功成世守武昌，命给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战，良玉乃条日月进兵状以闻。

乙未，总兵官唐通入卫，命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。

戊戌，明主命太监王承恩提督京师城守。

李自成自大同徇阳和而东。己亥，至宣府。巡抚朱之冯集将吏于城楼，设高皇帝位，歃血誓死守，悬赏格励将士。而人心已散，监视中官杜勋且与总兵王承允争先纳款矣，见之冯叩头，请献城。之冯大骂曰：“勋，尔帝所倚信，特遣尔，以封疆属尔，尔至即通贼，何面目见帝！”勋不答，笑而去。俄敌至，勋蟒袍鸣驺，郊迎三十里之外，将士皆散。之冯登城太息，见大炮，语左右：“为我发之！”默无应者。自起熬火，则炮孔丁塞，或从后掣其肘。之冯抚膺叹曰：“不意人心至此！”仰天大哭。敌至城下，承允开门延入，言敌不杀人，且免徭赋，则举城哗然皆喜，结彩焚香以迎。左右欲拥之冯出走，之冯叱之，乃南向叩头，草遗表，劝明主收人心、厉士节，自缢而死。

自成遂由柳沟逼居庸关。癸卯，唐通、杜之秩降，自成入关。

自成自克宁武，杀周遇吉而东，所过皆降，自成喜出望外，每语人

曰：“他镇复有一周总兵，吾安得至此。”

甲辰，李自成陷昌平，焚十二陵，总兵官李守鐔死之。乙巳，犯京师。

始，自成欲侦京师虚实，往往阴遣人辇重货，贾贩都市，又令充部院诸掾吏，探刺机密。明廷有谋议，数千里立驰报。及抵昌平，兵部发骑探敌情，敌辄勾之降，无一还者。敌游骑至平则门，京师犹不知也。明主召问群臣，莫对，有泣者。俄顷敌环攻九门，上命襄城伯李国祯督京营，中官王德化尽督内外军。国祯发三大营军城外，守陴益少。诸军既出城，见敌辄降，降卒反攻城，城上人皆其侪，益无固志。京师久乏饷，乘陴者少，益以内侍。国祯，瑾兄璵六世孙。

翌日，敌攻益急，欲使秦、晋二王登城，协理戎政兵部右侍郎王家彦拒之曰：“二王降贼，即贼也，贼安得上。”自成驻彰义门外，遣降太监杜勋缒入见帝，求禅位。始，城中闻勋死宣府，帝为予赠荫立祠，至是以为鬼。王承恩倚女墙而与语，勋入见帝，盛称自成，且曰：“上可自为计。”帝怒，叱之下，勋出，与守城诸监密约，复缒之出，笑语曰：“吾辈富贵自在也。”

当是时，内侍专守城事，沮诸臣毋得登城。帝手敕兵部尚书张缙彦登城察视，家彦从，中官犹固拒，示之手敕，问勋安在，曰：“去矣。”

帝下诏罪己，尽罢加派新旧饷，并诏亲征。召驸马都尉宛平巩永固及孝纯皇太后弟子刘文炳，令以家丁护太子慈烺南行，永固等叩头言：“亲臣不藏甲，臣等难以空手搏贼。”帝愕然。永固奏曰：“臣等已积薪第中，当阖门焚死，以报皇上。”帝曰：“朕志决矣。朕不能守社稷，朕能死社稷。”两人皆涕泣誓效死，驰出。永固尚光宗女乐安公主也。

敌架飞梯攻西直、平则、德胜三门，明兵皆溃，诸瑯守城者潜谋内应。日暝，太监曹化淳启彰义门，敌尽入。

帝出宫，登煤山，望烽火彻天，叹息曰：“苦我民耳。”徘徊久之，归乾清宫，泣语周皇后曰：“大事去矣。”后顿首曰：“妾事陛下十有八年，卒不听一语，至有今日。”乃抚太子慈烺及定王慈炯、永王慈炤恸哭，遣之出宫，送后父奎、扬州田贵妃父弘遇第。帝令后自裁，后入室阖户，遂殁，宫人出奏，犹云“皇后领旨”。帝又命袁贵妃自缢，系绝，久之苏。帝拔剑斫其肩，又斫所御妃嫔数人，袁妃卒不殊。

帝入寿宁宫，帝女长平公主，年方十六，牵帝衣哭。帝曰：“汝何故生我家！”以剑挥斫之，断左臂；又斫杀昭仁公主于昭仁殿。

丁未，天未明，皇城不守，帝亲鸣钟集百官，无至者。乃复登煤山，御绛黄袍，跣左足，书衣襟为遗诏曰：“朕凉德藐躬，上干天咎，然皆诸臣误朕。朕死无面目见祖宗，自去冠冕，以发覆面。任贼分裂，无伤百姓

一人。”以帛自缢于万岁山之寿皇亭，王承恩缢于侧。

李自成毡笠缥衣，乘乌骏马，入承天门。牛金星、宋企郊、喻上猷、张麟然及侍郎黎志升等骑而从。中官王德化等先迎候于德胜门，随而入。自成登皇极殿，据御座，下令大索明帝、皇后，期百官三日朝见。戊申，添设守门兵，及放马兵入城。

敌入宫，宫人魏氏大呼曰：“我辈必遭贼污，有志者早为计。”遂跃入御河死，顷间从死者一二百人。宫人费氏，年十六，自投智井中。敌钩出，见其姿容，争夺之。费氏给曰：“我长公主也。”敌不敢逼，拥见自成。自成命中官审视之，非是，以赏部校罗某者。费氏复给罗曰：“我实天潢，义难苟合，将军宜择吉成礼。”罗喜，置酒极欢。费氏怀利刃，俟罗醉，断其喉立死。因自谔曰：“我一弱女子，杀一贼帅足矣。”遂自刎死。

驸马都尉巩永固以黄绳缚子女五人系枢旁，曰：“此帝甥也，不可污贼手。”举剑自刎，阖室自焚死。刘文炳及其母杜氏等阖门四十二人皆死之。

明文武诸臣自大学士范景文、户部尚书倪元璐、左都御史李邦华、兵部右侍郎王家彦、刑部右侍郎泽州孟兆祥、右副都御史施邦曜、大理寺卿乌程凌义渠、太常少卿吴麟征、右庶子山阴周凤翔、左谕德马世奇、左中允杞县刘理顺、检讨休宁汪伟、太仆寺丞申佳胤、给事中吴甘来、御史武进王章、鄞人陈良谟、陈纯德、兵部郎中成德、吏部员外郎如皋许直、兵部员外郎金铉而下数十人，勋臣则定远侯邓文明、镇远侯顾肇迹、西宁侯宋裕德等十余人，诸生吴县许琰，布衣石埭汤文琼、京师范箴听数百人皆以城破殉节矣。文明，继坤五世孙；肇迹，寰曾孙；裕德，瑛十一世孙。

太子慈烺投周奎家，不得入，定王慈烺、永王慈炤亦不能匿，先后为敌所得，拥至，皆不屈，自成羁之宫中。长平公主绝五日而复苏，昇至，自成令刘宗敏疗治。

己，乃知明帝后崩。己酉，昧爽，明成国公朱纯臣、大学士魏藻德、致仕大学士陈演率文武百官入贺，素服坐殿前。李自成不出，敌争戏侮，为椎背、脱帽，或举足加颈，相笑乐，百官慑伏不敢动。王德化叱诸臣曰：“国亡君丧，若曹不思殡先帝，乃在此耶！”因哭，内侍数十人皆哭，藻德等亦哭。顾君恩以告自成。庚戌，命以宫扉载明帝后遗骨出，盛柳棺，置东华门外。

初，崇祯帝手敕令百官赴东宫，欲托太子慈烺于朱纯臣，令总督诸军辅太子，不果行。至是，自成得朱谕于文渊阁，即日命收纯臣，日中杀之，并其弟、从子等，籍其家。

辛亥，李自成出，朝见百官，南向坐，牛金星、刘宗敏、宋企郊等左

右杂坐。尽改明旧官制。六部曰六政府，司官曰从事，六科曰谏议，十三道曰直指使，翰林院曰弘文馆，太仆寺曰验马寺，巡抚曰节度使，兵备曰防御使，知府州县曰尹、曰牧、曰令。百官降者，以次呼名，自成拔九十二人，命企郊分三等授官，三品以上，独用故侍郎侯恂，四品以下，少詹事梁绍阳、杨观光等皆受命，降者无不悚息待命。

初，国子祭酒孙从度住金台会馆，病甚卧床，闯将罗姓者乘马进馆，径入内室，从度妻骂，罗以铁索系二人，拷毙从度。复索货于孙妻，凡七拶百敲，十指俱断，招得窖金七千两以献，自成骇曰：“一翰林富乃至是耶！”遂命送勋戚、文武诸臣周奎、陈演、魏藻德等共八百余人至刘宗敏等营中，拷掠责賕赂，至灼肉折脛，备诸惨毒。阁臣责饷十万，部院锦衣七万以下，科道吏部五万以下，翰林二万以下，部属以下各以千计。勋戚则金尽辄杀之矣。勋戚自朱纯臣被杀，次及襄城伯李国禎、定国公徐允禎、英国公张世泽。演输银四万、骆养性输银三万，得免羁候。藻德遇马世奇家人，泣曰：“吾不能为若主，今求死不得。”输万金，敌以为少，酷刑五日夜，脑裂而死。复逮其子追征，诉言：“家已罄尽。父在，犹可丐诸门生故旧。今已死，复何所贷？”即挥刃斩之。

先是，自成逼京师，崇祯帝遣内侍徐高密谕奎倡勋戚输饷，奎坚谢无有。高愤泣曰：“后父如此，国事去矣。”奎不得已奏捐万金，且乞皇后为助。及自成陷京师，掠其家得金数万计，人以是笑奎之愚云。

自成又命编排甲，令京师五家养一卒，于是闯兵大纵淫掠，民不胜毒，缢死相望。

当是时，熹宗张皇后为敌所得，制将军李岩保护使自缢。岩又独于士大夫无所拷掠，牛金星等大忌之。

壬子，刘芳亮陷保定。

时敌所至皆降，人情汹汹。摄保定府事杨山邵宗元亟集通判王宗周、推官许曰可、清苑知县朱永康、后卫指挥刘忠嗣及乡官清苑张罗彦、尹洗等歃血盟，誓死守。总兵官马岱谒罗彦曰：“贼分两道，一出固关，一趋河间。吾当出屯蠡县扼其冲，先杀妻子而后往，其城守悉属公。”罗彦曰：“诺。”诘旦，岱果杀妻孥十一人，率师去。罗彦等与兄罗俊、弟罗辅等纠乡兵二千分陴守。公廩不足，出私财佐之。工部员外郎平度何复方擢知府，兼程驰入城，宗元授以印。复曰：“公部署已定，印仍佩之，我相与僇力可也。”乃谒文庙，与诸生讲《见危致命章》，词气激烈。讲毕，登城分守。御史保定金毓峒监李建泰军，路阻不得达，遂入城共守。

芳亮遣骑呼降，罗俊顾其下曰：“欲降者，取我首去。”忠嗣挺剑曰：“有不从张氏兄弟死守者，齿此剑。”怒目，发上指。闻者咸愤厉，守益坚。既而闻京师陷，众皆哭，北向拜，又罗拜相盟誓。而敌攻益急，城中

多异议。罗彦谓宗元曰：“小民无知，非鼓以大义，气不壮。”乃下令人缀崇祯钱一枚于项，以示戴主意。芳亮谓罗彦主谋，呼其名大诟，且射书说降，宗元手裂之。明日，敌大至，络绎三百里。有数十骑服妇人衣，言：“所过百余城，皆开门远迎，不降即屠。且京师已破，汝为谁守？”城上人闻之，发竖眦裂。敌环攻累日，宗元等守甚坚，方亮稍稍引却。

督师大学士李建泰率残卒数百，辇饷银十余辆，叩城求入。宗元等不许。建泰举敕印示之，宗元等曰：“荷天子厚恩，御门赐剑，酌酒饯别。今不仗钺西征，乃叩关避贼耶？”建泰怒，厉声叱呼，且举尚方剑胁之。或请启门，宗元曰：“脱贼诈为之，若何？”众以毓峒识建泰，推出视之信，乃纳之。建泰入，敌攻益厉。建泰倡言曰：“势不支矣，姑与议降。”书牒，迫宗元用印。宗元抵印厉声曰：“我为朝廷守土，义不降，欲降者任为之。”大哭，引刀将自刎，左右急止之，皆雨泣。罗彦前曰：“邪说勿听，速击贼。”复自起喊西洋巨炮，火发，被燎几死。敌攻无遗力，雉堞尽倾。俄敌火箭中城西北楼，复焚死。南郭门又焚，守者多散。南城守将王登洲缒城出降，敌蜂拥而上。建泰中军副将郭中杰等为内应，城遂陷。宗元及中官方正化不屈死。建泰自刎不殊，遂率曰可、永康出降。忠嗣分守东城，城将陷，召女弟适杨千户者归，与妻毛、子妇王同处一室，俱以弓弦缢杀之，复登城拒守。城破被执，怒骂，夺刀杀二卒。敌麋至，剜目劓鼻支解死。罗俊犹持刀砍敌，刀脱，两手抱敌啮其耳，血淋漓口吻间。敌至益众，大呼“我进士张罗俊也”，遂遇害。罗彦急还家，大书官阶、姓名于壁，投缢死。其兄弟六人除弟罗士早卒外，阖门二十三人皆死。毓峒亦死。

是役也，城内屠赤一空，尸枕藉，填满沟壑，敌举之，三日不能尽，凡阖郡殉之云。

保定既下，畿内府县悉附自成。山东、河南遍设官吏，所至无违者。及淮，总兵官刘泽清、高杰等皆弃汛地南下。于是，李自成谓真得天命。癸丑，巩煊讽陈演等率耆老上表劝进，不许。牛金星等复率群臣三表劝进，乃从之。甲寅，命礼政府諏吉举行，未行而东事起矣。

初，明宁远总兵官平西伯吴三桂闻京师急，简阅步骑入关，而留精锐自将为殿。及次丰润，闻李自成已破京师，方遣降将唐通、白广恩将兵东攻滦州。三桂击破之，降其兵八千，引兵还保山海关。

三桂父襄为京营提督，自成胁之以书招三桂，复令通以银四万犒师，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。三桂得书即引兵而西。先是，三桂在京师，尝就周奎饮，悦歌女陈沅，以千金购得，留于襄所。至是，为刘宗敏所掠，三桂至滦州闻讯，愤曰：“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，何面目见人耶？”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。乙卯，遣副将杨珪、游击郭云龙上书睿亲王来乞

师。

丙辰，李自成迁明崇祯帝、后梓宫于昌平州，州之士民出钱，葬之田贵妃墓内，斩蓬蓽而封，未能成礼。

肃亲王豪格自以太宗长子，所向有功，既不得嗣位，又不能为摄政，颇怨望。固山额真何洛会者，佚其姓氏，故隶豪格，颇见任使。豪格尝语何洛会及两黄旗大臣瓜尔佳扬善、俄莫克图、伊成格及扬善子罗硕等曰：“睿亲王素善病，岂能终摄政之事，能者彼既收用，无能者我当收之。”罗硕为固山额真舒穆禄谭泰之甥，豪格因令说谭泰附己，谭泰不从。夏，四月，戊午朔，何洛会发其事，睿亲王会郑亲王济尔哈朗及诸王、贝勒、贝子等会审俱实，遂废豪格为庶人，扬善、俄莫克图、伊成格、罗硕弃市。赏何洛会告奸，籍俄莫克图、伊成格家畀之，授世职二等甲喇章京。王遂谓谭泰忠，益信任之。扬善，费英东从子。

己未，进封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多罗饶余郡王。

辛酉，李自成焚明太庙神主，迁明太祖主于帝王庙。

初，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请伐中原，略言：“中原百姓蹇离丧乱，备极荼毒，思择令主，以图乐业。曩者弃遵化，屠永平，两次深入而复返。彼必以我为无大志，惟金帛子女是图，因怀疑贰。今当申严纪律，秋毫勿犯，宣谕进取中原之意：官仍其职，民复其业，录贤能，恤无告。大河以北，可传檄定也。”是日，谍报李自成已破明都，文程方养痾盖州汤泉，睿亲王驿召决策，文程曰：“闯寇涂炭中原，戕厥君后，此必讨之贼也。虽拥众百万，横行无惮，其败道有三：逼殒其主，天怒矣；刑辱搢绅，拷劫财货，士忿矣；掠人货，淫人妇，火人庐舍，民恨矣。备此三败，行之以骄，可一战破也。我国上下同心，兵甲选练，声罪以临之，恤其士夫，拯其黎庶。兵以义动，何功不成？”王乃决策入关。文程进曰：“好生者天之德也，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。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，若将统一区夏，非又安百姓不可。”王然之。

甲子，以大军出征，祭告太祖、太宗。乙丑，上御笃恭殿，命睿亲王为奉命大将军，率武英郡王阿济格、豫郡王多铎及恭顺王孔有德等将满、蒙、汉诸军往定中原，并御用纛盖，一切赏罚，便宜从事。范文程于军中草檄谕明吏民言：“义师为尔复君父仇，非杀尔百姓，今所诛者惟闯贼。吏来归，复其位；民来归，复其业。师行以律，必不汝害。”丙寅，师发。

李自成闻吴三桂不降。庚午，自将兵二十万挟明太子、诸王以东，执吴襄置军中，命唐通为前锋，出一片石。复遣所置兵政部尚书王则尧招三桂，三桂留不遣。自成将行，虑明诸大臣为后患，诛杀陈演、方岳贡、邱瑜等。

睿亲王师次辽河，以兵事咨洪承畴，承畴启曰：“我兵之强，天下无

敌，将帅同心，步伍整肃，流寇可一战而除，宇内计日可定。宜先遣兵宣布王令，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，期于灭贼，有抗拒者，必加诛戮，不屠人民，不焚庐舍，不掠财物之意。仍布告各府州县，开门迎降者，官则加升，军民秋毫无犯。若抗拒不服者，城下之日，官吏诛，百姓仍予安全。首倡应内立功者，则破格封赏，此要务也。”王嘉纳。

壬申，王次翁后，吴三桂使以其书至，略曰：“三桂受国厚恩，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，奈京东地小，兵力不支，特泣血求助。乞念亡国孤臣之言，速选精兵，三桂自率所部，合兵以灭流寇，示大义于天下。”王即遣人往锦州，谕汉军以红夷大炮发山海关。明日，王次西拉塔拉，报三桂书曰：“我国欲与明修好，屡致书不一答。是以整师三人，盖示意于明，欲其熟筹通好。今则不复出此，惟底定中原，与民休息而已。闻流贼陷京都，崇祯帝惨亡，不胜发指，用率仁义之师，沈舟破釜，誓必灭贼，出民水火！伯思报主恩，与流贼不共戴天，诚忠臣之义，勿因向守辽东与我为敌，尚复怀疑。昔管仲射桓公中钩，桓公用为仲父，以成霸业。伯若率众来归，必封以故土，晋为藩王。国讎可报，身家可保，世世子孙，长享富贵。”丁丑，王次连山，三桂复遣郭云龙告急，大军星夜发，逾宁远，次于沙河。

明日，距山海关十里，三桂遣逻卒报唐通出边立营，王遣兵逆击于一片石，通败走。明日，大军至关，三桂出迎。王命设仪仗，吹螺，偕三桂拜天毕，三桂率部将谒王，王令其兵以白布系肩为识，前驱入关。

时李自成兵二十余万，自北山亘海，列阵以待。王令：“流贼横行久，犷而众，不可轻敌。吾观其阵大，首尾不相顾。可集我军鳞比，伺敌阵尾，待其衰击之，必胜。努力破此，大业成矣。勿违节制！”阵既列，三桂兵列右翼之末，先悉其众震呼搏战，围开复合，战良久。及午，大风扬尘，沙石飞走，咫尺莫能辨，阿济格、多铎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，冲其中坚，万马奔腾，飞矢雨堕，击敌如雹，师噪风止。自成方挟明太子慈烺立马高冈观战，诧曰：“此鞑靼兵也！”急策马下冈走，敌气夺，奔溃，大兵逐北四十里，敌自相践踏，死者无算，僵尸遍野，沟水尽赤。

王即军前承制进三桂为平西王，分马步兵各万隶焉，令前驱逐自成。三桂执王则尧送王所，命斩之。遂下令关内军民皆薙发，大军直趋燕京，誓诸将曰：“此行除暴救民，灭贼以安天下。勿杀无辜、掠财物、焚庐舍。不如约者，罪之。”并告谕官民以仁义定天下，取残不杀之意，民大悦，自关以西，百姓有逃窜山谷者，皆还乡里，薙发迎降。

李自成奔永平，杀吴襄。癸未，入燕京，杀襄家属三十四人。

时牛金星居守，诸降人往谒，执门生礼甚恭。金星曰：“讹言方起，诸君宜简出。”由是降者始惧，多窜伏矣。自成至，悉谿所拷索金及宫中

帑藏、器皿，铸为饼，每饼千金，约数万饼，骡车载归西安。又勒诸瑯，悉取其金玉珠宝，及出宫，令其卒各执守城白杨杖逐之，不分贵贱，皆号泣徒跣，败面流血，走出长安门外。

初，李自成陷秦、晋，明总督漕运、巡抚淮扬右佥都御史曲周路振飞遣将辽东金声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，由徐、泗、宿迁至安东、沭阳。且团练乡兵，犒以牛酒，得两淮间劲卒数万。福王由崧、周王恭枬、潞王常涝避敌，同日抵淮，振飞悉延接之。及京城陷，自成使明之河南副使吕弼周为节度使来代振飞，进士武愐为防御使招抚徐、沛，而其制将军董学礼据宿迁。振飞击擒弼周、愐，走学礼。竿弼周法场，命军士人射三矢，乃解磔之。缚愐徇诸市，鞭八十，槛车献南京。

当京师之陷，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史可法方誓师勤王，渡江抵浦口，闻变，缟衣发表。南京文武大臣仓卒议立新君，会由崧、常涝俱至淮安，伦序当属由崧。诸大臣虑由崧立，或追怨“妖书”及“挺击”、“移宫”等案；常涝立，则无后患，且可邀功。阴主之者，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，力持其议者兵部右侍郎吕大器，而右都御史张慎言、詹事新建姜曰广。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縠祚、礼部员外郎周鏊往来游说。慎言、大器、曰广等移牒可法曰：“福王由崧，神宗孙也，伦序当立，而有七不可：贪、淫、酗酒、不孝、虐下、不读书、干预有司也。潞王常涝，神宗侄也，贤明当立。”可法亦以为然，遂还南京。

时马士英督师庐、凤，拥兵在外，利由崧昏庸，潜与家居逆案阮大铖谋立之。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，总兵高杰、刘泽清、黄得功、刘良佐等结，而公致书于可法，言：“伦序亲贤，无如福王。”可法以七不可告之，意未决。

甲申，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、户部尚书高弘图，守备太监韩赞周等集议于朝，主立由崧，大器署礼、兵二部印，不肯下笔。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，厉声言：“今日异议者死。”孔昭亦面责大器。士英自庐、凤拥兵迎由崧至仪真，诸大臣乃不敢言。弘基，鹏举曾孙。

丙戌，李自成僭皇帝号于武英殿，追尊七代皆为帝后，立妻高氏为皇后。自成被冠冕，列仗受朝。牛金星代行郊天礼。是夕焚宫殿及九门城楼。诘旦，使其将左光先、谷可成为殿，自挟明太子、二王西走。

明百官迎福王由崧于江浦。丁亥，见龙江关，由崧素服角带哭。

卷第二百四十

【清纪二】起阙逢渚滩五月，尽八月，凡四月。

世祖章皇帝二

五月，戊子朔，明福王谒孝陵、奉先殿，出居内守备府。群臣入朝，王色赧欲避。史可法曰：“王毋避，宜正受。”既朝，议战守。可法曰：“王宜素服郊次，发师北征，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。”王唯唯。明日再朝，议监国事，张慎言议：“国虚无人，可遂即大位。”可法曰：“太子存亡未卜，倘南来若何？”诚意伯刘孔昭曰：“今日既定，谁敢复更？”可法曰：“徐之。”乃退。

睿亲王趋燕京，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，王命供职如故。是日，师次通州。闻李自成弃燕京而西，乃命武英郡王阿济格偕吴三桂各率所部疾追之。己丑，王至燕京，明文武诸臣、士庶出迎，设卤簿，请乘辇，王曰：“予法周公辅冲主，不当乘。”众以周公尝负扆，固请，乃命以卤簿列王仪仗前，入朝阳门，奏乐，拜天，复拜阙乘辇，升武英殿。明将吏入谒，拜伏呼万岁。王令诸将士乘城，厮养人等毋得入民家，百姓安堵如故。

庚寅，传檄直省郡县，归顺者官吏进级，军民免迁徙。其文武大吏，即籍户口、钱粮兵马亲赍至京，观望者讨之。明诸王来归者，不夺其爵。在京职官及避敌隐匿者，各以名闻录用。其卒伍愿归农者，听之。

是日，明福王监国南京。

辛卯，令官吏、军民为明崇祯帝服丧三日，礼部太常寺具帝礼以葬。

壬辰，明总兵官高第自山海关、副将高中选自蓟镇，都司文盛自遵化来降。

明以史可法、马士英、高弘图、姜曰广及礼部尚书王铎并为东阁大学士，预机务。

方廷推阁臣，众举可法、弘图、曰广。刘孔昭攘臂欲并列，众以本朝无勋臣入阁例，遏之。孔昭勃然曰：“即我不可，马士英何不可？”乃并推士英。又议起废，推郑三俊、刘宗周、徐石麒。孔昭举阮大铖，可法曰：“先帝钦定逆案，毋复言。”曰广先以监国异议不用，及再推词臣，以铎、

陈子壮、黄道周名上，而首曰广，乃与铎并命。可法仍掌兵部事，士英督师风阳。定京营制，如北都故事，侍卫及锦衣卫诸军，悉入伍操练。锦衣东西两司房，及南北两镇抚司官，不备设，以杜告密，安人心。

癸巳，睿亲王令明北京内阁、部院诸臣俱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事。更定满洲官，以六部及理藩院承政为尚书，参政为侍郎，都察院承政为左都御史，参政为左副都御史。

昌平民拒清兵，遣固山额真李巴颜、石廷柱等讨定之。

正黄旗兵三人屠民家犬，犬主拒之，被射，讼其事。睿亲王立命斩射者以徇，余二人鞭一百，贯耳鼻。因令：“凡强取民间一切细物者，鞭八十，贯耳。”由是一军整肃。

乙未，武英郡王阿济格、吴三桂等追击李自成于庆都，屡败之，获其輜重。斩谷可成，左光先伤足，敌负而逃。自成西走真定，益发兵来攻，固山额真舒穆禄谭泰、甲喇章京佟佳准塔及巴牙喇章京德尔德赫、哈宁噶等噶布什贤兵至真定，破走之，自成中流矢创甚，乃西逾故关，入山西。燕京迤北各城及天津、真定诸郡县皆降。噶布什贤兵，八旗所选精锐为前锋者也，其长号噶喇依章京，太宗天聪年间所置也。

己亥，诸军还燕京，王遣固山额真汉军镶红旗金砺、梅勒章京李率泰等安抚天津等处民众。率泰，巴颜兄也。

李自成之入燕京，明内阁诸臣被诛杀殆尽。辛丑，王征明大学士冯铨至京。铨闻命即至，赉冠服、鞍马、银币，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。

壬寅，上以燕京底定，率诸王祭告天地，御殿受朝贺。

是日，明福王即皇帝位于南京，仍称崇祯十七年，改明年元为弘光。

初，马士英旦夕冀入相。及督师命下，大怒，以史可法七不可书以奏，令高杰、刘泽清等疏趣可法督师淮、扬，拥兵入觐，拜表即行。可法遂请督师，出镇淮、扬。癸卯，士英入直辅政，仍掌兵部。加封宁南伯左良玉为宁南侯，靖南伯黄得功为靖南侯，总兵官高杰兴平伯，刘泽清东平伯，刘良佐广昌伯。分江北为四镇，得功辖滁、和，驻庐州，经理光、固一路；杰辖徐、泗，驻泗水，经理开、归一路；泽清辖淮、海，驻淮北，经理山东一路；良佐辖凤、寿，驻临淮，经理陈、杞一路。加可法太子太保，改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、督师淮扬，各镇俱听节制。乙巳，可法陛辞。请以总兵刘肇基、于永绶、李栖凤、卜从善、金声桓等从征，从之。

自李自成败于关门，左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、德安、承天。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袁继咸居江西，皆与良玉善，南京倚为屏蔽，以上流之事悉委之。明帝诏至，其部下有异议，不欲开读。腾蛟急诣良玉